

# 勝利受降親歷記

阮成章

## 八年抗戰日寇稱降

中華民國卅四年恩施的夏天，特別悶熱，也顯得特別漫长。

那時我的職務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研究室主任，研究室是敵後諜報組織的指揮機構，基於保密，我們化名研究室，叫人聽起來以為我們是一個斯斯文文的機構，其實我們並不斯文，我們歷盡艱險，在敵後建立了一個情報網，用這個網，掌握了日軍動態，也掌握了日軍陰謀；並且也完成了對當面偽軍的策反與聯絡。

美軍在東南亞及太平洋戰區的對日作戰，節節勝利，已把日本本土納入美國空軍嚴酷轟炸之下，中國大陸我空軍也協同美空軍對敵展開了有計畫的攻勢，陸軍在各戰區全面釘住敵人，使其完全喪失機動，並相機痛擊。但是在我們的情報網裏，日本陸軍雖然歷經消耗，還是保有不可忽視的戰力，它和其他戰區的日本陸軍一樣，按兵不動。

按兵不動，對於我們是一個問題，我們就心日軍在東南亞太平洋戰區挫敗之餘，運用陸軍，

和偽政府進一步勾結，在大陸紮根，把大陸變成第二個日本，假如日本這樣作，則是一個很厲害的戰略。

於是我下令敵後的各諜報站蒐集敵人有無此項動向及陰謀，各站的報告是沒有任何發現；但是敵人顯然已經感覺，日本已經陷在我「長期抗戰」戰略陷阱裏，無法動彈；消耗戰終將使他們屈服。

那時已是八月上旬了。

外電報導，美軍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，並對原子彈的威力作了簡單的描述，研究室的軍官們，談著原子彈，研究著原子彈；我們對原子彈在當時真是一無所知，所以最後的結論：原子彈是一個威力強大的炸彈。

記得是晚上八點半鐘，研究室的營房突然有人叫：

「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！」

「消息從那裏來的？」

「無線電總臺，收聽中央電臺的廣播。」

無線電總臺臺長吳文林中校，跑來向我正式

報告。

吳臺長當時已近中年，在我們這羣年輕的軍官中是老大哥，他是研究室敵後廿二個支臺的總臺長，他穩重負責，不苟言笑，他對我報告時，是叫喊，也是哭泣，他是那樣激動，一刹那，他返老還童，穩重沒有了，不苟言笑也沒有了。

他陪我進入總臺，有六個分臺正在和敵後通報，一個收音機正在收聽中央廣播電臺的廣播；為了不干擾總臺的通報，收聽人員把收音機的聲音調整得小得不能再小，然而對人類，那是一個震撼性的聲音，日本政府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了。

總臺是一個很大的房屋，這時聚滿了人，大家都聚精會神傾聽著這個歷史性的宣佈，包括我在內，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想大聲叫喊，我們想叫個痛快，喊個痛快，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興奮和快樂要用原始的叫喊來發洩；但是這裏是無線電總臺，這裏是和敵後出生入死的同志用密碼講「悄悄話」的地方，這些「悄悄話」，小則關係一個地區戰鬥的勝敗，大則關係國家存亡；我們不能叫喊，我們沉默的用手舞和足蹈來狂歡。

然後我們喟然嘆息：

「日本瘋狂了八年，橫衝直撞，碰上的是這麼大的一個世界，這麼大的一個中國！悲劇！一個自掘墳墓的悲劇！歷史今晚終於將它埋葬！」

回到辦公室，用電話對戰區副長官郭懺將軍作了報告，郭副長官告訴我，重慶大本營證實了這件事，並作了各種指示。

我立即召集會議，商討研究室到底應該扮演一個什麼角色；一小時後，我對敵後各諜報站下達命令：

一、告知日本政府已宣佈無條件投降，我應沉住氣，向好處努力，向壞處假設。

二、嚴密監視當面日軍意向，有無不降、詐降，及與偽政府或中共勾結，以投降為名，行險毒謀我之實；並加強偽軍聯絡，俾為我用。

研究室駐地是離恩施四公里的趙家壩，趙家壩是一個小鎮，這時居民也羣聚街頭，歡欣鼓舞了。

我騎馬直奔恩施城，我的馬是游擊部隊送我的一匹來自敵人赤色的高大的蒙古馬；牠具有高速和壞脾氣；當我獲得這匹馬時，一個老騎兵勸我放棄這匹馬，否則我總有一天要死在牠的蹄下；但在一次騎著牠快跑時，牠幾次長嘶，要把我摔下；而我終於用勒韁和馬靴的馬刺，把牠制服，從此，我們有著良好的主僕關係，牠樂於為我奔跑。

恩施城是湖北省戰時省會，也是六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所在地；人口有四萬左右，是一個熱鬧的山城，這時街頭擠滿了人，爆竹聲此起彼落；一個成熟的口號「慶祝抗戰勝利」在羣衆中喊

著，然後羣衆同時喊，時間已經是午夜十一時，但顯然的人們要把這個寧靜的山城變成不夜城。

我的馬有時尖叫幾聲，為我開路；我緩緩前進，人們顯然不討厭我這個年輕的騎士；有人還包圍住我，要我證實這個消息；好像我是發言人似的，我之愛馬，學會騎馬，應屬上帝的安排，因為我居然擁有這樣一個夜晚。

然後我又直奔六戰區長官部參謀處，參加同僚的狂歡，那是一個沒有計畫沒有安排的狂歡，等到狂「够」了，歡「够」了，已經是黎明了。

## 第六戰區靈魂人物

研究室情報網保持良好的運作，各地區的情報先後到達了。

中國戰區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，決心貫徹日本政府指示，全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。

華中日派遣軍（第六方面軍）司令官岡部大將，決心貫徹日本政府及岡村寧次大將指示，向我軍投降。

各地區日師團及旅團長，決心貫徹執行華中派遣軍司令岡部大將指示，向我軍投降。

當面整個日軍，顯得非常頹喪，但是保持了良好的軍容和軍紀，並加強戒備，對民衆則有計畫的表示善意，這就是說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對日軍當然形成衝擊，但日軍顯然仍能保持它的完整、堅強和屹立不搖。

我們判定日軍只會作有計畫有紀律的投降，不會土崩瓦解。

湖北省綏靖公署主任兼主席葉蓬與偽國民

政府主席陳公博聯絡頻繁，似另有重大陰謀；偽軍鄒平凡軍、李太平、古鼎新、蘇振東，三個師，共約肆萬伍仟人，與我聯絡密切，保證效忠政府，執行各地區之綏靖任務。

中共新四軍為零星之小股游擊部隊，以抗日為名，行壯大實力之實，跳樑小丑，其兵力微不足道；有勾結各地偽軍之陰謀，並有接收日軍武器之企圖。

上面的狀況，我不斷向副司令長官郭懺中將及司令長官孫蔚如上將面報，其間，我會親向副司令長官郭懺將軍建議：

對日軍之受降，應主動迅速進行，以免慢中生變。

對偽軍應加強掌握，賦予名義及任務，鞏固其向心，以免為中共所乘。對中共應加強情報蒐集，掌握並粉碎其陰謀。

郭副長官當時是六戰區的靈魂人物，他是一個睿智而深沉的將軍；他含著烟斗，聚精會神聽取了我的報告，他沒有答案，他聽取報告，經常是沒有答案；他的答案是行動，我肯定他將採取行動，而我面對上述狀況，我深深瞭解，研究室機構雖小，在現階段是一個重要角色；我全面強化了情報蒐集工作，並運用各種方法，牢牢的掌握住偽軍。

這時陸軍總部宣佈在南京設立前進指揮所，派冷欣將軍為主任，負責與日軍協調全國之受降工作。

六戰區長官部也奉命在武漢設立前進指揮所，同時也接到大本營的各種指示，郭副長官找我

去研究，希望研究室的武漢工作人員，化暗為明，和日軍協調指揮所的設立有關事項，後來他認為不妥，改派飛機在漢口上空對日軍中派遣軍司令官，投書提出此項問題；並說明希望以書面文件具體提出答覆，由宜昌日本地面部隊轉交我方。

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立即作了答覆，並說明希望前進指揮所飛漢之具體時間；以後並循此管道作了幾次聯絡。

郭副長官開始研究指揮所人員與編組，計全員四十八人，設指揮所主任一，參謀主任一人，另參謀若干人，我亦納入編組，並以研究室課報軍官廿四人，化裝憲兵，一面擔任憲兵，一面負責協同武漢地下工作人員，執行特種任務；此外並以通訊軍官數人，十五瓦電臺一座編成通訊組；隨行人員有中央通訊社徐怨宇先生。

前進指揮所主任為謝士炎少將（當時為六戰區長官部之參謀處長，後因案撤職，於卅六年投共）參謀主任為徐世騏少將（當時六戰區長官部少將高參參謀處之作戰科長，來臺後曾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），徐世騏畢業陸軍大學，深謀遠慮，為前進指揮所之靈魂人物；前進指揮所之能圓滿達成任務，徐世騏應居首功。

這時郭副長官找我去密告，他已被任命為武漢警備總司令，並內定我將擔任警備總部某項重要職務；武漢警備總部應俟受降完畢，局勢底定後再行成立，我在指揮所之任務仍為情報蒐集及偽軍掌握，並對武漢治安預作部署；但不可張揚。

我將研究室主任職務交副主任代理，並重申互惠降全期之情報蒐集要項，及加強掌握偽軍諸事項，並強調任務完畢，將依功過，重獎重懲。

抗戰八年，我在恩施這個山城度過六年；離別前夕，我無限依依；六年的時間是一個不長不短的時間，我會以這個山城為基地，為六戰區保有一個功能良好的情報網，而出生入死。我曾在這個山城日機轟炸下，執行任務重傷，幾乎送掉性命，也有若干成長的小故事，令我難以忘懷，我們判定武漢之行，將是抗戰生活的結束，一個現代化的都市等著我們，恩施將難能再來，最後的結果是慢慢將這個共過長期患難的山城忘掉，尤其是我那匹蒙古馬。

離別前夕，我去告別蒙古馬；牠用長嘶歡迎我，而且用前蹄跳躍了兩下，我撫著長期供我馳驅的馬背，用臉貼緊牠的面頰，我告訴牠，研究室將設法把牠運到漢口，後來我實踐了我的諾言。然而物換星移，交通工具的摩托化，和都市無法讓牠馳驅，我們慢慢把牠淡忘，若干年後，我在漢口街頭看見一輛馬車，那匹馬正是我的蒙古馬，可是已經老了，那股英氣完全沒有了。原來我的後任，鑒於馬在都市已無用途可言，已經報准上級把牠賣給一個馬車老闆了。

### 汪精衛陳公博住處

前進指揮所工作人員在早晨八時乘兩架飛機在恩施起飛，四十分鐘後，便脫離了鄂西山區，沿著長江向東低飛；平原，海闊天空的平原，我們來自平原，今天又飛向平原，而且此一飛行，

是充滿了挑戰性而又富有歷史意義的飛行，我們人人沉默而激動。

漸漸飛進了敵後，我們會清楚看見敵人的營房，敵人的部隊，顯然敵人已經放棄了敵意，這以後就在敵我默契中飛行，我們判定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已經通令它的野戰部隊，說明此一飛行的意義。

九時五十分，武漢在望，我的心跳了起來，武昌就是我的家，我的整個成長都在武漢；同機的人眼睛也都顯示了興奮。

慢慢飛到武漢上空了，駕駛員特別圍著漢口繞了一個圈子，讓我們有一個鳥瞰的機會，這一下我們看得清清楚楚，漢口不再是過去的漢口。除了斷瓦，就是頹垣，整個漢口已經殘破不堪了，戰爭已經把這個美麗都市的面貌，完全改變。

飛臨機場，和地面取得了聯絡，飛機便順利降落；一名日軍大佐，名片上印有聯絡部長官銜的軍官，率領軍官數人前來迎接；這是中國軍官第一次和日本軍官面對面的接觸，兩個星期前彼此關係是你死我活的「死敵」，然而現在的關係却是似敵非敵，似友非友，一種微妙的關係，我們特別顯得尷尬。

日軍行政作業能力是非常好的，他們特別在機場搭了一個漂亮的涼棚，先讓我們在涼棚小坐，用了冷飲；然後根據我們通知的名單，印發每人一份車輛分配表，由我們按表登車；在上車之前，我們要求插上我們帶去的國旗，同時要求減速慢行，聯絡部長痛苦的考慮了一下，同意了我們的意見。

車隊，一個奇異的車隊，一個插著八年未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車隊，由機場駛出，然後緩緩前進，日軍沿途派出了綿密的警衛，街上行人很少，兩旁的門也多半關著，許多人從樓上好奇的看著這個車隊，慢慢我們發現有人鼓掌了。

前進指揮所設在怡和村一、二、三號，這是三棟高級別墅，故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，繼任偽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，前來漢口時，都住在這裏，這個別墅，房屋設備都非常考究，聯絡部長為房屋分配跟我們作了說明，為我們介紹了派駐指揮所為我們服務的聯絡軍官，並說明有兩班憲兵為我們擔任警衛，這些措施，可以解釋為保護，也可以解釋成監視，我們會說明我們帶有憲兵廿四人，可以自己負責警衛，聯絡部長很禮貌的笑了一下，慎重說明他們對我們的安全負有責任，我們的憲兵本是諜報軍官，所以改以一部擔任內部警衛，一部則依照原計畫執行特種任務。

### 萬歲聲中感極而泣

中央社徐怨宇先生戰前即在武漢新聞界服務，與漢口僑報社朋友頗多，他迅速作了「前進指揮所業已到達武漢」有關的新聞透露；消息迅速的傳開，偽武漢報選出了號外，日方雖然痛苦，也不便阻止；前進指揮所迅速成爲一個公開機構了，一股熱流在武漢民衆中形成，但是日軍戒備森嚴，民衆不敢表露面化。

我們告知聯絡官，下午五時前進指揮所人員，擬前往六渡橋總理銅像處致敬；聯絡官說明要請示日華中派遣軍司令部，司令部同意了，並說

明爲策安全，現場將派兵警衛。

我們準時到達六渡橋，日軍派出的警衛，圍成一個大圈圍，上萬的民衆擁集在圈外，當我們下車走進圈內時，民衆掌聲雷動，許多人噙著眼淚，一利那，我們感覺我們的血管聯結了起來，圈內圍外中國人的心臟在一起跳動。

我們列隊面對總理銅像，這座銅像是在小學讀書到漢口旅行時第一次看到，八年抗戰，現在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奇異狀況下面對他老人家，一個同僚司儀，我們虔誠的行了三鞠躬禮。

掌聲再度雷動，突然有人勇敢的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，於是羣衆此起彼落的喊著，中華民國萬歲本是一個古老的口號，中國人曾千百次的喊過，但是今天中國人的喉嚨却像大提琴一樣，扣人心絃。這時我們清清楚楚看見羣衆中有許多人在哭泣，那是一種感動的哭泣。

晚上日軍派遣軍司令部參謀長，在日軍將校偕行社（日軍軍官俱樂部）以茶會歡迎我們；並介紹將校約廿人和我們見面，這一天我們和日方雖有接觸，但在日方看來，這個關係痛苦而僵硬，日軍參謀長顯然想把這個關係調整得和諧而正常一點，我們也採取了主動，所以會場氣氛良好，一個主管作戰的少佐山本科長，年輕體健，相貌堂堂，在和我们寒暄時，微妙的反覆說明，他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，日本陸軍，到現在爲止，還沒有打過敗仗；意在言外，他是說明日本陸軍是奉命投降，我們沒有辯論，因爲我們發現日方將校的心情複雜而沉重，就茶會氣氛來講，表面一片歡樂，但我們的歡樂是真的，他們的歡樂是

假的；中國政府這時以德報怨的政策已經決定，因此我們對於日方的心情也充滿了同情。

晚十時，我們與偽和平建國軍軍長鄒平凡舉行會談，鄒平凡當時正患熱病（當時武漢的流行病），住在醫院裏，接到通知，抱病前來會談；我們對他長久以來爲敵後工作提供協助，並掩護我們的電臺，表示謝意，當時他有兩個師駐在武漢，舉足輕重，我們代表政府賦予他確保武漢治安的任務，並鼓勵其勇敢執行，會後我們立即以無線電報請六戰區長官部賦予鄒平凡適當名義，以鞏固其對政府的向心。

武漢及武漢外圍研究室敵後工作負責人深夜都和我們見面了，我們面對面的談了許多問題，他們的報告：日軍投降誠意應無問題，偽軍掌握因爲由來已久，且已深入其中級幹部，偽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及偽湖北省綏靖公署主任兼主席葉蓬，雖意圖進一步勾結，惟影響不大。故偽軍爲我所用，亦無問題，惟共軍在漢口德明飯店亦設有類似前進指揮所機構，且極活躍，其陰謀不容忽視，我們的提示：仍是加強情報蒐集及偽軍掌握，並保持密切聯絡。

這一天是閃亮而驕傲的一天，就工作講，這一天何其漫長，就美好講，這一天又何其短暫，前進指揮所的年輕將校們！你們應該滿足，你們此生保有這樣的一天，何其幸運！

### 我國國策以德報怨

前進指揮所任務是協調日軍放下武器，並向國軍投降。

協調的方式是透過會談進行，日軍參與會談人員爲華中派遣軍參謀長以及有關將校，我方參與人員爲指揮所主任、參謀主任、本人及其他重要人員。

第一天會談是由日方對我們簡報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組織，作戰地域、兵力、部署，與我們所獲情報完全相符，總兵力約四十萬人，採縱深部署，整個部隊，仍非常完整，根據我們的經驗，敵人的陸軍是很難纏的，我們提出很多問題，他們都坦誠作答，其中我們發現敵人在華中兵站，還儲有各種武器卅六萬餘件。

日方出席人員，服裝整潔，不亢不卑，保有良好之軍容；簡報及回答問題，顯示人人具有良好之素質；其靈魂人物爲作戰科長山本少佐，爲日陸軍大學軍刀組學員（畢業考試成績前三名學員）日本政府雖已宣佈投降，然其陸軍實不可侮。

第二天會談，爲我前進指揮所對日方之說明：日本侵華八年，造成中國之浩劫，然中華民國之國策，面對日方誠意之投降，仍願以德報怨；希望日方有秩序的放下武器，人員集中，向我報到，日方曾提出若干問題，我方均一一作答；但僅止於交換意見，並無具體結論，實際上，我們的會談雙方均是一種試探；我們的試探是，日本政府雖已宣佈投降，日本軍方究竟有無貫徹日本政府命令之誠意，日方的試探是：中國國策爲以德報怨，然此「德」之具體內容爲何。

第三天會談，日方參謀長代表其司令官，說明已奉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命令，全軍向中華民國國軍投降，各級主管應以嚴格之

軍紀貫徹此項命令，不得違誤，日方有把握作有計畫有紀律之投降，我方則說明，對放下武器，誠意投降之日軍，當本以德報怨之政策，依狀況分別集中管理，並予優待，儘速遣送歸國，於此雙方乃建立了基本之瞭解與諒解。

第四天會談，雙方交換了許多放下武器及人員集中的具體意見，最後的結論是：由日方作一具體參謀研究，提一書面計畫並附圖，提下次會議討論。日方因需作深入研究，要求停會一天，我們同意了日方的要求。

這時候郭副長官的電報到了，郭副長官提示，應盡量使日軍在分離狀況下放下武器，然後再實施戰俘集中；以避免其分區兵力集中，對我形成外線作戰態勢，切忌使其形成可戰可降之優勢。

第四天會談，日方由山本少佐報告，他提出的具體計畫和附圖，不出郭副長官所料；正是分區兵力集中，然後再放下武器；山本少佐並說明本計畫具備的優點。

參謀主任徐世麒少將立即嚴正說明，本計畫中國方面不能接受，他說：「山本少佐爲日本陸軍大學畢業，本人也是中國陸軍大學畢業，本計畫之分區兵力集中，顯然對受降軍形成外線作戰之不利態勢。」山本少佐慷慨陳詞，以大戰學理，說明此項分區兵力集中，彼此保持不能呼應之分離狀態，不可能對受降軍形成外線作戰態勢，並請相信日軍之誠意，彼此辯論漸趨尖銳，會場氣氛顯得非常凝重，日軍參謀長建議休會，至於何時復會，則未說明。

休會期間長達四天，且無任何照會，日方聯

絡仍維持正常之服務，但保持沉默，這時日軍在華仍保持原有部署及完整兵力，可戰可降，但是我們判定日方最後終將回到談判桌上，我們通知飛機駕駛人員，故作隨時飛返恩施之準備，以顯示我們的堅定，最後日方終於要求我們復會。

日方說明希望聽取我們的意見，我們說明，我們希望日方最大不能超過大隊爲單位集中兵力，放下武器，由受降軍接管，人員則由聯隊負責集中，再由旅團或師團集結，向我戰俘管理機構報到，時間愈快愈好，希望本此原則，再擬具體計畫並附圖，提會議討論，修正後，我方將據以報請中國方面第六戰區長官部核定。

日方痛苦的聽著我們的說明，山本少佐特別顯得痛苦，他的臉扭曲得變成了另一個人，我們自始至終注意到他是一個狂熱主義者，日本政府宣佈投降，對於日軍本來就是一聲喪鐘，但是今天我們的說明對他們更是一聲喪鐘，而且此一喪鐘更具體更尖銳。

這一具體計畫日方需要更細密的參謀作業，我們休會了一天，然後復會。

### 武昌老家夷爲平地

首先是山本少佐的簡報，他先把附圖張貼起來，這張圖描繪分區放下武器的部署，以及人員集中的路線，和集中點；日軍參謀作業能力良好，這張圖簡單明瞭，一目瞭然；山本少佐貼好了圖，回過頭來，他的軍服燙得筆挺，襯衫潔白，臉刮得特別光潔，似乎在顯示日本軍容是世界第一流的，他先說明，他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軍

中 刀組學員，但他受的教育中，沒有教育他畫這個外 圖，他痛苦的擺了一下頭，熱淚盈眶，然後一口氣報完了這個計畫；這個計畫完全符合我們的意志，我們通過了這個計畫。

六戰區長官部核准了這個計畫。

會談仍照常進行，這以後會談的重點，就是協調這一計畫的執行有關事項，一直到日軍完全放下武器，分別集中向六戰區特設的戰俘管理機構報到完畢。

這中間最令我們憤怒的，是岡部大將迄未接見我們，岡部大將在禮貌上是應該和我們見見面的，最好的見面方式是透過一個適當的餐會方式，席間我們當竭盡可能維護他的尊嚴，但是我們等待這個節目，這個節目一直未出現，指揮所幾次打算在會議中提出這個問題，最後決定由我向山本科長旁敲側擊：

「我個人以為岡部大將迄未和我們見面，至為遺憾！」

山本科長對這個問題很敏感，他從嘴上拿下了烟斗：

「是你個人的意見？上校！」這是山本科長第一次喊我上校，我當時的階級正是上校：

「是我個人的意見！」

「岡部大將遲早會出現的，作他部屬的人希望儘可能晚一點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尊嚴的破碎總是一個悲劇，我們希望他破碎得遲一點！」山本科長眼睛有點濕，但是他盡力使它不變成眼淚，日本軍人是不准流淚的。

「岡部大將沒有這個意思，這是我個人的意見，我在整個投降的作業程序上動了這麼一個手脚，假如貴國認為這是瀆職，我願負法律責任。」山本科長堂堂正正的說。

「中國人不會這麼小題大作的，我們的政策是以德報怨！」我也堂堂正正對這個問題作了答覆。

事後我向指揮所報告，指揮所也追認了這答案。

在這會談同時，前進指揮所開設的第四天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接受了我們的建議，下達命令，派偽和平建國軍軍長鄒平凡為武漢守備司令，賦予維護武漢治安責任，對武漢外圍偽軍李太平、蘇振東、古鼎新三個師，也分別賦予挺進縱隊名義，這些偽軍，在抗戰時對我研究室敵後工作的協助，不遺餘力，表面是偽軍，實際是我們的地下部隊；這時偽國民政府主席陳公博，與偽湖北省綏靖公署主任兼主席葉蓬，正在南京聚會，仍圖勾結全國偽軍，另行建立一個新的局面，共匪亦百般計誘偽軍，企圖擴大勢力，六戰區長官部此一措施，確保了武漢及武漢外圍之治安，並粉碎了偽政府及共匪的陰謀。

鄒平凡接到命令極為興奮，我們要求鄒平凡立即做到三點：一、驅逐在武漢活動之共匪出境，並發表聲明，強調武漢為反共之武漢，嚴禁共匪在武漢活動。二、葉蓬在南京與陳公博勾結，企圖不明，回漢時立即扣押。三、恢復市場運作，並儘速恢復水電。

鄒平凡在我們鼓勵下，採取各種有力行動，

把武漢變成一個絕對反共的武漢，並於葉蓬由南京飛返武昌時，解除了其警衛部隊的武裝，並扣押了葉蓬，粉碎了陳公博的陰謀，抗戰八年，武漢在日軍折磨下已成死城，成型的商店都歇業了，街上只有小販而已，尤其是水電已早停供應，入夜則一片黑暗，這許多問題，武漢守備司令部都作了各種程度不同的解決，當電力公司恢復運作，電燈在全市大放光明時，武漢這個死城，顯然的已經活了，至於武漢外圍，我們透過三個偽軍師，也恢復了地方秩序，並防止共匪滲透。

上述偽軍共四萬五千餘人，均於國軍到達後，依其志願解甲歸田，或編入正規部隊。

我曾請假赴武昌老家探視，老家早已沒有了，戰爭已經把我的老家夷為平地，好在我全家早已逃赴後方。

指揮所人員，在不影響公務原則下，分批放假赴市區巡視，所到之處市民很快的將我們包圍起來，民衆爭相走告，重慶的軍隊回來了。

這時我突患熱格熱，高燒不退，經送往偽市立醫院治療，我們因長期會談，與日方人員已成朋友，尤其是山本少佐，經常到醫院看我，他與醫院方面很熟，由於他的協助，使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療。

## 武漢光復山本切腹

十月上旬，國軍有力部隊到達武漢，第六戰區長官部隨即進駐武漢，結束了日軍七年的佔領。

各地日軍已全面放下武器，人員集中於各指

定地點，六戰區戰俘管理處正式成立，任命曾經留日的劉備衡將軍為處長，成立了若干戰俘營，集中各處之徒手日軍，分別向戰俘管理處報到，從此日軍的名詞成為過去。

政府的政策是以德報怨，戰俘管理處的責任是負責日俘管理，與遣送歸國，根據我的瞭解，戰俘管理處切實貫徹了政府的意旨。

剩下的是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，雖已放下武器，還在繼續運作，因為它要把最後一個人槍處理完；還有，它的重要人員還要參加六戰區長官部的受降典禮，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岡部大將還要在最後一個文件，也就是降書上簽字。

武漢守備司令部是一個過渡機構，此時也結束了，郭懌將軍本應成立武漢警備總部，但是他認為還要讓一個正規的過渡機構來開路，因此成立了武漢軍憲警聯合督察處，在短期內完成了此項任務，尤其是乾乾淨淨的把數百個漢奸捕送法辦，堂堂正正的結束了武漢的偽政權。

武漢市民，這時才正式認定武漢已經正式光復，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慶祝，此起彼落，一個惡夢被肯定已成過去，八年抗戰，最後我們終於勝利了。

秋意已深，氣候顯得特別涼爽。

第六戰區長官部受降典禮前夕，我接到戰俘第一營主任皮俠僧少將的電話，戰俘第一營遠在黃岡縣一個小鎮，皮少將是找的好朋友。

「你的朋友山本少佐切腹了，我抱歉沒有把這一個悲劇避免掉，有負你的委託。」

這以前，山本少佐被編入戰俘第一營，他是

我們前進指揮所完全結束，他任務已完，才去報到的，我會拜託皮少將照料他，因為他已變成我的好朋友，但是絕沒有想到他會切腹，只是發覺他越來越憂鬱。

「他入營之後，落落寡歡，管理人員也作了壞的判斷，加意防範；但是百密一疏，昨晚他終於切腹了，我們已將他火化，將他的骨灰交給他的好友，帶回日本，交給他的家人，你對我的處置有何意見。」

我同意皮少將的作法，並代表山本少佐和他的家人向他致謝。山本少佐就這樣消失了。我好久落在一個複雜的傷痛裏，我不知對他是憐憫好，還是敬愛好，中國哲學的「擇善固執」，山本少佐的固執，生死以之，誠然是非常美，這一點值得我們敬愛，但是他的擇善，顯然有了錯誤，日本軍國主義造成的災禍蹂躪了半個中國，毀了整個日本，他所擇的善，不是善，而是邪惡，他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可憐的犧牲者，這一點又值得我們憐憫，所以對於山本少佐，我這個奇異的友人，說是既敬愛又憐憫，顯然的，此生我將無法忘掉這個複雜的角色。

第二天，六戰區長官部受降典禮在漢口中山公園舉行。

典禮在上午九時開始，參與人員有六戰區長官部重要將校及武漢國軍將領與黨政首長，民衆團體也派有代表參加，全國大報新聞記者，都趕來武漢，到處都是照相機，民衆都在外圍，擠得水洩不通。

九時十分，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岡部大將的

車隊遠遠的來了，三個月前這個車隊是權威與光榮的象徵，是奔向勝利的符號；但是這個車隊現在却是前路茫茫，它又奔向何方呢，顯然的，它的終點已經到了。

在離典禮臺卅公尺，車隊停了下來，岡部大將下了車，山本科長安排他在這時出現，他終於出現了，隨行的有十名高級將校，岡部大將環視了一下，這是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場面，這裏的氣氛，凝重得使他透不過氣來；但是他們服裝整潔，每個人顯得挺直，並且都腰佩軍刀，岡部大將的軍刀特別長，而且閃閃發光，軍容，日軍最重視的軍容，日軍顯然企圖在最後一分鐘，運用他的軍容，顯示它的所謂「大和魂」。

迎接他們的是典禮的指揮官，很禮貌的請他們解下軍刀。

### 揮淚為中國人建檔

這些都是經過前進指揮所事先協調好的，對他們並不陌生，但是他們還是感到這太陌生了，陌生得使他們幾乎失去接受的能力，他們痛苦的解除了他們的軍刀，他們的動作是那樣沉重，沉重到他們的軍刀，好像有一噸重一樣。

然後岡部大將和他的隨行將校，齊步走向禮臺，軍人本來慣於齊步，而且距離近在咫尺，但是對於岡部大將和他的隨行將校，這咫尺就是天涯，他們突然覺得他們面對的是長途跋涉，而且每一個人突然覺得不會走路，回到嬰兒學步那種困難狀態；他們根本不會走路，他們會的只是踉蹌，因為這幾步路是面對整個中華民族，整個人

類，這中間也包括了整個日本民族的幾步路。

岡部一行艱苦的走向禮臺站住，隨行人員併列在他的後面，隊伍稍加整頓，軍容又恢復了。

可儀宣佈中華民國第六戰區受降典禮開始，第一個節目是岡部宣讀一個歷史文件，也就是降書，其內容大致如下：

「日本軍國主義犯了嚴重錯誤，發動侵華，造成中華民國之浩劫，頃奉日軍中國方面派遣軍岡村寧次轉奉日本政府命令，全軍向中華民國國軍投降，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岡部，謹率華中方面全體日軍，向中華民國第六戰區司令官投降，並當謹記此一歷史教訓。」

接着岡部在降書上簽了字，然後對受降官第六戰區司令官孫蔚如上將敬了禮，呈遞了降書。

孫上將接受了降書，莊嚴的宣佈：

「中華民國政府確認日本軍國主義之罪惡，但願接受日軍之投降，並以德報怨，收容戰俘，並逐次遣送歸國，務望日本接受此一歷史教訓；並切實貫徹中華民國大本營有關受降之各種規定。」

在場所有的照相機都亮起了閃光燈，搶拍了此一歷史鏡頭。

最後岡部一行回到車隊，離開了會場，武漢受降典禮宣佈結束。

就在典禮完畢同時，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招牌取了下來，第六戰區戰俘管理處直屬戰俘營的招牌掛了上去，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所有人員在這一天上午十二時，取下軍帽和軍階，變成了戰俘，包括岡部大將也在內。

故事就這樣結束了！

我拉開窗簾，陽光湧進了客廳。

這是臺北的一個下午。

牆上掛着一張放大照片，照片已完全陳舊，而且模糊不清；一個年輕人騎在馬上，那是一匹高大的馬，年輕人穿着舊式軍服，階級應該是上校，是的，一點也不錯，是一個年輕上校；他的騎馬不是為了照相，他是一個策馬而行的上校，馬屬於他，而他也屬於馬！

背景是一個山崗，遠遠的是一個營房。

我好像從未看過這張照片，這照片對我已完全陌生。

那年輕人是誰？那策馬而行的上校是誰？他可能是任何人，絕不是我，因為我不會那樣年輕過，我會騎馬，但無人說我策馬而行，那馬，那匹高大的馬，那匹英氣逼人的馬，應該就是故事中的那匹蒙古馬，一點也不錯，就是故事中的那匹馬！

那山崗，那營房，我依稀記得，那個地方常

常燈火通明，啊！那正是故事中的趙家驤，那是我們難忘的六戰區研究室的基地，我曾在那個地方發號司令過。

然後伙伴們的臉一個個的出現，年輕的臉，無邪的臉，奉獻的臉，犧牲的臉，有的我還能喊出名字。我有些激動，我向前走了一步，我想走進照片！但是時光無法倒流，儘管我是從這照片裏來的，却無法回到照片裏去！

四十二年過去了，四十二年是一個滄海可以變成桑田的時間。

故事啊！儘管你早已過去！早已模糊！然而猛然回首，你仍是旌旗！你仍是號角！你仍是挑戰！此刻我仍在悸動之中，你一幕幕的出現，又一幕幕的隱去；似真還幻，似幻又真；我真不知道我日益老化的記憶力還能將你保存多久！我突然驚覺：你不是一個小故事！你是屬於全中國人的！我無權私有！更無權忘記！爰特含中國人的眼淚，本中國人的忠恕，握中國人的筆管，作上述記錄，為中國人建檔！

### 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# 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。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。